

「老師，看來我們要在野外過夜了。」

剛下過雨，山壁陡峭又濕滑，艾黛爾賈特的目光一路延伸到最上方。

不久前，為了閃避迎面而來的箭矢，她不小心失足跌了下來。

貝雷絲及時抓住了她的手，但腳下滿是泥濘，一個不穩就跟她一起滑落懸崖。

幸好有樹叢和落葉作為緩衝，兩人檢回一命。

艾黛爾賈特被貝雷絲護在懷中毫髮無傷，待腦中暈眩感稍退，連忙從她身上爬起來。

「老師！妳沒受傷吧？」

面對艾黛爾賈特表露無遺的擔憂，貝雷絲沉默片刻，點了點頭。

「徒手爬上去不可行，武器雖然在手邊……也幫不上什麼忙。」

「『傳送』倒能馬上解決問題，不過林哈爾特在別動隊，趕過來至少也要一天。」

「最大的問題是，沒人知道我們掉下來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簡單分析完狀況，對貝雷絲回報道。

「我想，我們先在這裡休息待援比較好，修伯特發現我沒回去，一定會馬上來救我們。」

「嗯，這附近有一個……」貝雷絲起身的動作頓了一下。

「老師？」艾黛爾賈特立刻低頭看向貝雷絲的腳，眉頭微蹙。「妳受傷了嗎？」

「稍微撞到了一下。」

「稍微撞到？妳不要動，我幫妳檢查傷口。」

艾黛爾賈特半跪在她身前，俯身觀察她腿上絲襪破洞的部份，發現了不太顯眼的傷口。

「沒有出多少血，但是撞到的地方整個腫起來了……應該很痛吧？」

「還好。」貝雷絲經驗老道地判斷。「沒骨折，很快就會好。」

「那老師，妳先坐下來，我幫妳上藥。」

為利於清潔傷口，艾黛爾賈特從破洞處扯開絲襪，接著取出戰前統一配發的傷藥，用手帕沾上一點，輕輕擦拭傷口殺菌，再抹上一層厚厚的傷藥。

做完這些，艾黛爾賈特悄無聲息地鬆了口氣。

幸好這次出戰前沒為了多帶一把武器，將這一大罐傷藥交回運輸隊。

「抱歉，老師，只能先簡單處理一下。」

「處理得很好，謝謝妳。」貝雷絲摸摸她的頭。「我一點都不痛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臉上微微一紅，起身說：「這裡不適合過夜，我去找好一點的地方。」

「附近有個山洞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停住腳步，疑惑回頭：「山洞？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：「很安全，可以放心過夜。」

「老師，妳以前來過這裡嗎？」

「嗯，前幾天來探勘地形。」

貝雷絲不會帶學生到自己不瞭解的地方涉險，早摸透了山道戰場周遭的地理環境。不過她也沒料到真的會派上用場。

「山洞……嗎？」

「有一小段距離，我來帶路。」

貝雷絲拔出銀劍，主動走在前方。

「等一下老師、妳的傷——」

「已經癒合了。」

「怎麼會!？」

貝雷絲掀開披風讓艾黛爾賈特檢查。

果然如本人所說，剛剛塗在腿上的傷藥已經被吸收乾淨，傷口不見蹤影，皮膚光滑如初，艾黛爾賈特伸手想摸摸看，在指尖觸及前硬生生定住了。

「我們走吧。」貝雷絲嗅了嗅空氣，抬頭仰望天空。「又要下雨了。」

她邊走邊揮劍斬除比人高的雜草，俐落地清出一條小路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立刻跟上去，隔了一小段距離審視著貝雷絲矯健如常的身姿，低聲自語道。

「是因為妳身上寄宿著女神之力……嗎？」

貝雷絲。

貝雷絲……

艾黛爾賈特無聲地咀嚼著她的名字，抬頭將它嚥了下去。

不久，大雨傾盆而下，兩人加快腳步，迅速趕到貝雷絲所說的山洞。如艾黛爾賈特所料，山洞裡黑漆漆的，半點光也沒有。

完全看不出裡面有沒有別的住客，比如說……老鼠、之類的。

艾黛爾賈特冒著冷汗拔出銀劍，正要走進山洞，貝雷絲忽然按住她的肩膀。

「我先進去，妳幫我拿著這個。」

貝雷絲點燃火把遞給她，拔出腰間短劍。

陰暗狹窄的空間裡，短劍比較容易應付突發狀況。

艾黛爾賈特接過火把跟在貝雷絲身後，邊警戒後方，邊不時瞥向她的背影。

前賽羅司騎士團團長、最強騎士「壞刃」傑拉爾特的唯一子嗣，貝雷絲。

她武技高超、足智多謀，指揮下的士兵戰無不勝，是天生的將領之材。

然而，以前從未聽說過她的名號。

若非當初庫羅德誤打誤撞跑進露迷爾村，又恰好碰上她所在的傭兵團求救，自己恐怕一輩

子都不會知道她的存在……

腦中不斷思考著貝雷絲的事，艾黛爾賈特猝不及防地撞上了她的後背。

「到了。」

貝雷絲轉過頭，伸手指向前方的營火殘燼。

「今晚就在這裡休息。」

艾黛爾賈特環顧四周：「老師，這是妳之前紮營的地方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撿起前幾天收集的乾燥樹枝，重新點起營火。

兩人圍坐在火堆旁，艾黛爾賈特漸漸感到一股寒氣刺入骨髓。

進入山洞前，大雨徹底淋溼了兩人，但艾黛爾賈特進山洞後一直提心吊膽戒備著老鼠，直到現在鬆懈下來，才發現渾身濕淋淋的非常難受。

冰冷、沉重、揮之不去的糾纏感，令艾黛爾賈特想起幼時被浸泡在液體中的討厭經歷。

那是一個由無數紋章圍繞形成的沼澤，沉滿了兄弟姐妹與無辜之人的屍骸，她哭泣著踩在千萬枯骨之上，終於成功化身為他們想要的怪物、獨自存活了下來……

「艾黛爾賈特。」

再次跌入炎之深淵前，一聲叫喚直接穿透到心中，驅散了聚集於藤紫色眼眸中的幽暗，如陽光蒸發露水那般輕而易舉。

艾黛爾賈特緩緩抬頭，只見貝雷絲望著自己，正將濕掉的披風架在火旁烤。

她身上的黑色襯衣有點潮濕，線條完全貼伏，更顯身材豐滿有致。

肌膚在火光映照下呈現薄麥色，四肢修長勻稱，肌肉鍛鍊得恰到好處。

艾黛爾賈特覺得她坐在那裡的場景如詩如畫，但她那雙美麗的長腿上，仍然覆著被自己暴力扯破的薄黑絲襪……

「？」艾黛爾賈特摸了一下莫名發熱的臉頰，聽見心跳聲快得不像話。

貝雷絲沒留意到她的古怪，拍拍身邊說：「過來我這裡坐，兩個人一起比較溫暖。」

貝雷絲的話語，一字一句輕盈地落入沼澤——

霎時間，渾濁不堪的沼澤被淨化為成一泓澄淨透明的清潭。

艾黛爾賈特在貝雷絲身邊坐下，果然，老師身邊非常溫暖。

「先脫掉濕衣服。」貝雷絲提醒。「繼續穿著妳可能會感……」

「哈啾！」

「……冒。」

貝雷絲勉強說完，望著尷尬捂臉的艾黛爾賈特，神色沉靜而安祥。

「老師，妳的眼睛在笑。」

「……很明顯？」

「很明顯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嘆了口氣，別開視線。

「不用忍耐，想笑就笑吧，我早有覺悟，沒有容人雅量是當不成好皇帝的。」

「嗯，妳冷到都發抖了，快點脫掉濕衣服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猶豫了一會，終究是聽從建議，在貝雷絲的注視下，將衣服一件件脫了下來。脫到身上只剩下內著時，一件寬大的披風突然蓋到了身上。

貝雷絲為她披上剛烘乾的披風，仔細幫她遮好每一吋肌膚後，轉頭繼續烤火。

艾黛爾賈特呆呆地望著貝雷絲的側臉，全身被她的氣息包圍，不知如何抵抗加速湧動的心潮。

她輕輕抱住貝雷絲的披風，將臉埋入其中，滿腦子只想要緊緊擁抱它的主人。

「老師，我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話說到一半，貝雷絲忽然拔出短劍往前一扔——

吱！

艾黛爾賈特臉色瞬間煞白。

「放心，不是老鼠。」

貝雷絲起身撿回剛剛一劍砸暈的生物，其外形是一團白色毛球，看起來相當無害。

「這是布里基特白狸，見到人會噴出臭氣，必須先下手為強。」

「布里基、特白狸……」艾黛爾賈特嚇得連斷字都錯了。

「嗯，原本只生活在布里基特，最近幾年在芙朵拉的森林也很常看到。」

貝雷絲拎著白色毛球走出山洞，不久，抱著一堆沒見過的果實回歸。

「外面雨已經停了，我發現很多格隆果。」

貝雷絲拿了一個給她看，約莫手掌大小的果實，表皮摸起來很粗糙。

「削皮烤熟吃味道不錯，也很有營養，我以前經常吃。」

貝雷絲拿著小刀邊說邊做。

「烤的時候灑點調味料，等香味飄出來就能吃了。」

她一氣呵成地處理完手邊所有果實，抬頭卻見艾黛爾賈特一手拿著銀劍一手拿著果實，陷入不知從何下手的困境。

「……」

「老師，妳的眼睛又在笑了喔。我不擅長料理，有那麼好笑嗎？」

貝雷絲忍不住勾起唇角，卻對她搖了搖頭。

「真是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無奈地將格隆果交給貝雷絲，仔細觀察她的動作。

貝雷絲一手輕握小刀，一手拿著果實，將果實抵在刀刃上，手腕靈巧地一轉，便把外皮完美地削了下來。

她手指的形狀相當漂亮，艾黛爾賈特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

格隆果用火烤熟後口感綿軟微甘，帶著類似奶油的濃郁香氣，灑點胡椒鹽便是十足美味。

「好好吃。」

艾黛爾賈特吃了一口，讚嘆出聲。

兩人開心地享用完烤格隆果，貝雷絲拿出鋼杯和一小包茶葉。

隨身攜帶鋼杯，是她傭兵生涯養成的習慣，方便盛水或煮食。

茶葉則是今早隊伍啟程經過市場時，受贈於東方商人的小禮物。

貝雷絲煮水泡了一杯茶，剎那間甜香四溢。

「三日月茶嗎？」艾黛爾賈特從香味認了出來。

「嗯，妳先喝。」貝雷絲將杯子遞給她。「小心燙。」

「謝謝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雙手捧著杯子，小心地啜飲口感柔和的三日月茶，全身都暖和了起來。

她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種自己並非遇難，而是跟老師結伴出遊的錯覺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看向貝雷絲，後者正用樹枝撥弄火堆，伸手探了探溫度，確保火力足以烘

乾艾黛爾賈特的衣物。

「……老師，妳以前在傭兵團，也常常這麼照顧人嗎？」

貝雷絲想了想，搖頭。

「團員很多，輪不到我。」

當年有父親傑拉爾特在，貝雷絲除了上戰場，幾乎不與別人說話。

因為天生情感淡薄、不愛交際。



每次傭兵團大張旗鼓地舉辦慶功宴，集體狂歡熱飲，她都不受氛圍感染，只一個人靜靜坐在角落喝酒。

「當了我們的老師以後才開始的嗎？那老師可真是天賦異稟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完一怔，納悶自己為何要這麼急著讚美老師，還不小心用上奇怪的措詞。

貝雷絲對她一笑，再次摸了摸艾黛爾賈特的衣服：「好像乾了，穿上吧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穿好衣服後，脫下披風歸還給主人。

「老師，謝謝妳的披風。」

貝雷絲卻沒有接，對她說：「披著睡覺吧，入夜會越來越冷。」

她撥了撥營火將燃材推到一旁，只留下一點火光作為照明。

「那老師妳呢？」

「我不怕冷。」

貝雷絲伸出手示意她摸摸看，艾黛爾賈特順從地握住她的手，果然很溫暖。

「……」

發現艾黛爾賈特手溫偏低，貝雷絲垂下眼眸，二話不說地拉著她的手貼上自己胸口保暖，同時往她額前一探。

出其不意的突襲完美展現前傭兵專業素養，艾黛爾賈特來不及反應就被測完了體溫。

「幸好沒發燒。」貝雷絲放下手，指尖輕輕掠擦過艾黛爾賈特的臉頰。

彷彿被按下某個開關，艾黛爾賈特臉上表情突然變得僵硬。

只是一個普通的觸碰，艾黛爾賈特心中卻浮現出一股難以言喻的……雀躍感。

她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，好不容易壓抑下來，什麼都不知情的貝雷絲忽然展開雙臂，將她連人帶披風地擁進懷裡。

「這裡入夜後非常冷。」貝雷絲輕聲說道。

「為了避免睡夢中失溫，我們今晚就這樣睡覺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妳會睡不著嗎？」

「我會……努力睡著。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摸摸她的頭。

「晚安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說完，貝雷絲閉上雙眼，沒多久就入睡了。

艾黛爾賈特面紅耳赤地聽著近在咫尺的呼吸，漸漸冷靜之後，再度注意到她身上的異狀。

——老師她、沒有心跳。

貝雷絲沒有心跳的事，艾黛爾賈特早在舞蹈會之夜就知道了。

回憶中的熱鬧夜晚，她和同樣偷溜出來透氣的老師在女神之塔偶然相遇。

兩人聊了一會，準備一起返回舞會現場時，樂聲正好乘風而來。

『……老師，能請妳先跟我跳一支舞嗎？』

艾黛爾賈特忽然改變主意，朝貝雷絲伸出了手。

『一回去妳就會被包圍呢。我利用級長的身份再獨佔一下老師，應該沒有關係吧。』  
一曲告終，艾黛爾賈特卻不捨得放手。

思考自己是何時開始對貝雷絲產生佔有欲，緩緩將臉貼上貝雷絲胸前。

——沒有心跳。

藉著當下的機會再次確認後，艾黛爾賈特既高興又困惑。

高興在貝雷絲跟她有共通點，一樣不是普通的人類。

困惑在貝雷絲身上為何有來自女神的力量，傑拉爾特大人當年又為何帶貝雷絲逃離教團？  
艾黛爾賈特悄悄往上窺視貝雷絲的側臉，越想要瞭解她，她身上的謎團就變得越多。

「合作……嗎？」

睡意來襲，艾黛爾賈特朦朧地想起了老師說願意跟「炎帝」合作的事。

若是到時候老師站在她這邊，真想不出有什麼輸給教會的理由……

艾黛爾賈特邊想邊露出微笑，倚著貝雷絲令人安心的體溫，漸漸陷入了夢鄉。

隔天，第一個帶隊找到兩人的果然是修伯特。

跟著大隊返回大修道院後，貝雷絲被黑鷲學級的學生們團團包圍住了。

「嗚嗚嗚——老師，妳平安無事真是太好了！貝爾昨晚緊張得吃不下飯！也睡不著覺！」

「我也是啊！拚命跑到集合點卻沒收到老師下一步的指示，嚇到我馬上吃了三塊肉乾！」

「不不、什麼『也是』，你們兩個的反應根本完全相反吧……話說回來卡斯帕爾，前天晚餐吃剩的炒肉乾，你昨天帶在身上啊？」

「當然啊！不然要是突然遇難，我不就只能餓肚子了嗎？」

「放到隔天的食物，你還一口氣狂吃三塊……不怕先吃壞肚子嗎？」

「卡斯帕爾、可以摘、野果、來吃。芙朵拉、食物、豐富。」

「哎呀，小佩托拉，妳在芙朵拉露過營嗎？」

「上次在、露迷爾村、外面的山、大家、一起……？」

「佩托拉，妳不用自我懷疑，那次的野外訓練，多洛緹雅根本沒有參加啊。」

「咦？……好像、是的。」

「事實正是如此，我的記憶是絕對不會弄錯的！」

「呵呵，菲爾同學，貴族裡記憶力好的人可是非常罕見呢。」

「哈哈！妳不用這麼誇我，反正我一直都很優秀——所以聽好了艾黛爾賈特！優秀的我不會再考輸妳了！」

「……唉，還是一樣吵吵鬧鬧的。」

直到傍晚的鐘聲響起，黑鷲的學生們才終於陸續離開教室去吃飯、訓練或溫習功課。隔壁教室的兩位級長來找艾黛爾賈特商討校務，趁著這個空閒，修伯特走到貝雷絲面前。

「老師，昨晚感謝妳照顧艾黛爾賈特大人。」

「這是我的職責。」

「職責？那麼，當我的主公不再是閣下的學生，閣下就不會照顧她了？」

「當然也會。」

「呵呵，希望閣下說到做到。我的主公一直很喜歡閣下，閣下往後也別讓她失望喔。」

「？」

艾黛爾賈特回到教室：「修伯特？你在跟老師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只是聽說了格隆果的美味。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確定自己剛才沒跟修伯特說這個，而艾黛爾賈特也還沒跟修伯特談起昨晚經歷。

「確實很美味，我剛剛問了庫羅德他們，格隆果容易腐壞，只能在產地吃新鮮現採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說邊不確定地看向貝雷絲，而貝雷絲對她點了點頭。

「是這樣啊，難怪您不曾吃過。」

「嗯，真令人難忘，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再吃到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沒有等待回答，悄悄往貝雷絲身下掃了一眼。

多虧心思細膩的多洛緹雅帶來換洗衣物，貝雷絲在回程馬車上便先換掉了裙裝和破掉的絲襪，改穿上輕便的七分褲。

要打聽一下她的絲襪是在哪裡買的，才能賠給她一條一模一樣的絲襪……

為自己找到正當理由，艾黛爾賈特開口問道：「老師，我晚點能去妳的房間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咦？」艾黛爾賈特愣了一下。「不問我是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今晚會待在房間保養武器，妳隨時都能過來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目送她走出教室，在夕陽斜照下，她的光輝並未被遮掩，反而更加耀眼奪目。

「殿下，您對那個人還是別投注太深的感情比較好，否則若那人轉身揮刀相向，您會受到重傷啊。」

「我知道，修伯特……我也想過，或許到了那個時候，她會成為我的敵人。」

艾黛爾賈特回頭看向修伯特。

「只不過，在那種事發生之前，我想先好好享受一下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。」

「我瞭解了，為了讓您在這場學校遊戲中玩得盡興，我會為您掃除一切阻礙。」

修伯特向她敬了個禮，轉身離去，只剩下艾黛爾賈特一人在空蕩蕩的教室中，盯著講台上的羽毛筆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貝雷絲會選擇站在教會的對立面嗎？

受到女神眷顧的她，願意幫助自己破壞源自女神的信仰體制嗎？

「我想知道妳的答案，老師……」